

用铁一样的事实还击狡辩

中国社科院专家蒋立峰谈新公布的日军侵华档案价值

特派记者 姜燕

“做日本军国主义史的研究,我们确定有一条原则,即编辑文献集时,除极少部分使用中国资料外,99%以上都要收集、翻译、归纳日本自己的历史资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的武器才有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说,两个月前,当他在吉林省档案馆看到这批数量庞大的日本侵华档案时,又惊又喜。

本原性和唯一性难得

“这10万卷件档案分两大系,一是日本关东司令部的,二是伪满中央银行的,是全系统档案,非常难得。另外,这些档案分门别类,管理得非常好,便于研究,可见档案馆花了相当大的功夫。”蒋立峰说。

蒋立峰认为这次公布的档案既有价值,又有特色。特色在于它是原始档案,且是日本人在本地形成的历史档案,虽然当中也有一些是在其他地方形成,通过情报交换来到这里,但大部分还是在本地形成的。“这就具有档案的本原性和唯一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蒋立峰提到,在日本国内有一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这是日本国内研究公布历史资料最重要的机构,他将国会图书馆、防卫研究所、外交文书场馆等机构的历史资料全部集合起来,整理后做成电子文件,放到网上,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资料。他说,国内的研究者做日本研究,都要来这里寻找资料。“这次,我从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出的侵华档案中挑了一些,到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去核对,发现相当一部分那里没有。有一些如关东军司令调动军队的军事命令,那里比较全,但就缺几号,吉林省档案馆这批档案中也有。”蒋立峰说。

他还说,这批档案中有《通信检阅月报》和治安月报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这些史料生动地记载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推行殖民统治的严厉和残暴,对研究者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治安月报中会写道,和抗日军队打仗时,铁路沿线多少米内是什么情况,之外有多少抗日军队,要采用什么办法抵制抗日。”蒋立峰说,从这些详细得令人惊讶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东北的抗日军民斗争之艰难,能够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

新档案提出新铁证

新公布的档案为日本侵略中国增添了新的铁证。如新发掘出的南京地区在大屠杀前后人口变化统计,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的新的证据。档案显示,日本人在自己的统计报告中指出1937年6月,南京及周边有100万人,而大屠杀后半年是30万人。日本右



■ 此次公布的89件日军侵华档案只是10万卷件中的冰山一角

姜燕 摄

翼势力狡辩说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的人口就不足30万人,就要提出更新的资料来证明。这份档案是一个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和过去已经找到的当年进入南京城的侵华日军日记中的记载同等重要。

在“慰安妇”问题上,档案表明购买“慰安妇”的资金来自军队公款,这解释了“慰安妇”的来源和日本军方及官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大量东北地区的宪兵队、宪兵支队的报告,也反映出他们对“慰安所”的运营和管理,这说明日本政府在这方面脱不掉干系。

但蒋立峰同时明确指出,不能因档案中显示“购买”“慰安妇”,就认为日本军队里的“慰安妇”都是这样得来的,要清楚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有相当多的“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被侵略地区抢、骗、掳来的女性,有的直接被拉到炮楼或驻防里长期凌辱。而且购买并不把钱发给这些女性,而仅仅是用来采购的程序费用。

另外,在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只是对日本侵华史研究得较多、较为透彻,但对日本如何侵略东南亚等地研究不够。“日本一直说是为了解放亚洲,解放东南亚,声称在东南亚没有受到反抗。对这一点,亚洲学者反驳不够,因为研究和资料不够,说话底气就不足。”蒋立峰说,这次公布的档案里就有少部分关于爪哇和印尼的档案材料,这有利于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整体研究。

有力还击日右翼势力

提到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的日本侵华档

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蒋立峰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侵略战争的定义一直含糊其辞,他试图用这样一种模糊的理论蒙蔽日本人,事实上也确实蒙蔽了相当多的日本人。但是试想,一个国家将军队派到国外,去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掠夺,或建立殖民政权,这不是侵略还是什么呢?1995年以后,民族保守主义取代和平主义,成为日本的主要思潮,否认他们在近代史上发动过侵略战争。他们到靖国神社去参拜,还声称是向为国捐躯的英灵们致敬。其实,日本明治维新后,参加的所有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尤其是1931年以后。

“我们该怎样回击安倍晋三?就用这样铁一般的史实给予有力的回击,将这些档案公诸于世,大家就明白了什么叫侵略。”蒋立峰说。

蒋立峰指出,在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的这场现实斗争中,这些历史档案的公布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日本侵华档案共有10万卷件,今后要更好地发掘和利用。现在,对这批档案的研究,吉林省档案馆已寻求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

蒋立峰说,希望我国档案管理和使用能更进一步,让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这些珍贵史料,让日本侵华的史实完全展现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面前。

他还提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存在相当多的日本的档案和文件,他去查阅过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看到许多照片和侵华日军写的日记。但在那里查阅的条件不充分,如果能够把它们都利用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10万卷件日本侵华档案,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赵素娟,是吉林省档案馆的离休干部,今年81岁,她参与了吉林省档案馆接收、整理这批档案的全过程,是这批档案接收和管理的亲历者。她向记者讲述了发现、挖掘和整理这批珍贵史料的全过程。

1953年11月,解放军某部在长春计划修理地下的电缆,寻找铺设管路的地方时,在伪满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旧址,即现省政府大楼背后,发现了埋藏着的大量档案卷宗。长春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人员深挖,最终挖出了一大卡车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档案。

“由于这些档案1945年时就埋在地下,大部分都是粘在一起的。有的粘的比較厉害,用档案人员的话说,有的都成了‘档案砖’,一大块一大块的,有的烂成一团。”赵素娟说。

档案的埋藏情况显示,这是日本关东宪兵队在撤离时没来得及销毁仓促埋在大楼后边的。1954年,馆里检索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档案,有一个名叫弘田利光的战犯供述:“1945年8月中旬,奉宪兵队长平林茂树之命,将新军宪兵队本部及宪兵队司令部的公文档案于本部楼下锅炉内焚毁,未来得及烧的就埋在后边地下。”

对档案的整理工作从1955年9月开始。为了迅速清理敌伪政治历史档案,吉林省委决定将长春市公安局保存的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移交给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了50多名翻译和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进行系统整理。

吉林省政府于1954年9月搬到长春市(原来在吉林市)。现在接收的档案正是那时候整理的。

1982年5月,省公安厅将保管的关东宪兵队档案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连同他们在整理过程中编制的各种检索工具,如人名卡、组织卡等。档案接收进馆后,吉林省档案馆又根据档案的破损情况,如字迹脱落或快脱落的,采取技术办法重点修复。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批档案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从2012年全面启动,并很快取得成果。

“慰安妇”制度日本官方难脱干系

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谈“慰安妇”的档案

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是中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第一人,他对吉林省档案馆此次公布的89件档案做出点评,重点剖析了反映“慰安妇”和“慰安所”相关档案的价值。

在“慰安妇”问题上,他认为这次提供的档案比较有价值。其中一份档案显示日军的一支部队在4个月的时间里花53.2万日元去建立“慰安所”机构,“据我所知,这是亚洲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档案。”苏智良表示,众所周知,日军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性奴隶制度,花费巨大,但关于资金的数据证据一直没有找到。这次的档案可以证明,建立“慰安所”在其公费和军费中的使用是相当惊人的。

“当时一个少尉军官的月薪也就是几十日元,所以53.2万日元无疑是笔巨款,而且文献上明确有关东军军部的批准,也表明日本国家和军队是有计划地在推行这一性奴隶制

度。”苏智良说。

他同时指出,从公布的反映“慰安妇”的档案中还可以看出,日军的“慰安所”集中在三个地方,一是东北,东北二十多个市县建有“慰安所”;二是东南,即从南京到上海,这是华中的宪兵队档案中反映出来的,而且档案中有精确的统计,如10天之内有多少“慰安妇”,有多少军人进入了“慰安所”,这样精确的记载也是罕见的;三是爪哇地区,由此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东南亚,只要有日军就有“慰安所”。

档案中还能证实的是“慰安所”基本上都是军“慰安所”,即日军自己建立的。在史料中,“慰安所”有日本侨民和朝鲜半岛的民众建立的,也有汉奸秉承日军旨意建的,而从这次档案中发现,东北地区基本都是军队建立的“慰安所”。且在军“慰安所”中,不仅有中国受害者,也有朝鲜受害者,在爪哇的“慰安所”中还有印尼的受害者。



■ 南京市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图 CFP

苏智良特别提到,韩国和中国的政府和学者在这一历史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特别是去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合作研究。今年2月,苏智良在上海召集过亚洲“慰安妇”研究工作会议,现在与韩国学者的合作正在进行。“他们希望

我能帮着收集韩国“慰安妇”受害的情况,中韩两国是在日军“慰安妇”制度中受害最大的,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主要是在中国受害,从黑龙江到海南岛都有,这次的档案中就有朝鲜“慰安妇”的明确记载。”苏智良说,目前双方最多的是资料交换,已建立起一定的合作机制。